

台湾最强作者阵容浪漫小说一网打尽

主编：珠雅



# 迷恋坏女人

为何她越来越不敢正视自己的感情？  
等等！情况好像有些失控哦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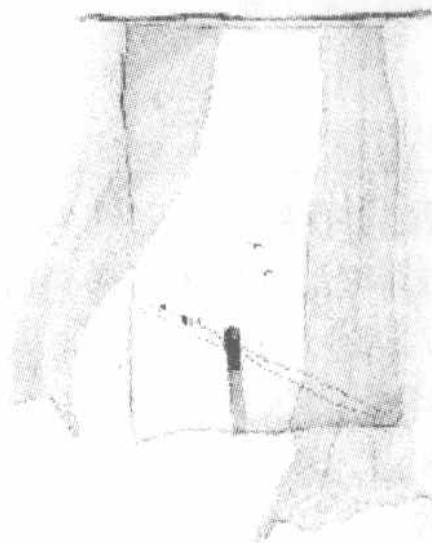
叶芊芊





# 迷恋坏女人

叶芊芊 著

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 C I P ) 数据

锦绣园/珠雅等著. —呼和浩特: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,  
2006. 5

ISBN 7 - 204 - 07869 - 1

I. 锦... II. 珠... III. 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  
当代 IV. I 247. 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160835 号

---

策 划: 朝扬花雨

责任编辑: 吴日珊 朱莽烈

封面设计: 黄 浩

---

锦绣园 (第五辑)

主 编: 珠 雅

---

出版发行: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社 址: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大街祥泰商厦

电 话: 0471 - 4971950

印 刷: 广州伟龙印刷制版有限公司

开 本: 850 × 1168 1/64

印 张: 120 字数 3360 千字

版 次: 2006 年 5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0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7 - 204 - 07869 - 1/I · 1626

定 价: 216.00 元(全 48 册)

---

本系列作品均有著作权, 任何重制、仿制、盗版或以其他  
方法加以侵害, 一经查获, 必定追究到底, 绝不宽待。

【版权所有, 翻印必究】

# 楔子

射手座，是一群由少女组成的团体。

在警方眼里，它并不是令人头痛的帮派组织；严格来说，它是爹不疼、娘不爱，无家可归少女的避难所。

射手座位于中部的一栋七层楼公寓，共有七十七间套房，租金一律四千元。

除了墙上有射手座的标志，左邻右舍（包括大部分的房客）都不知道，屋主是何许人。

乍看之下，它是一栋门禁森严，男宾止步，管理员也由少女担当的女子宿舍，进出的少女有的半工半读，有的正常上下班，只有一名少女例外——经常可以看见她骑着摩托车，不是背着撞球袋，就是带着保龄球，或是两手空空地四处游荡。

有时她会莫名其妙地消失几天，然后若无其事地出现，行踪相当神秘，正是做老大的调调。

这个少女的名字叫季云，生日不详，但大家猜她就是射手座；因为她的手就像射手，只要她看中的猎物，向来箭无虚发、百发百中，无人逃得出她的魔掌。

季云的赚钱方式，就靠那双射手，在撞球间、保龄球

馆和游乐场寻找猎物。

算一算，每个月能从男人身上榨个十万块，何乐而不为

不过，始终没人知道，夏天上半身穿着T恤，冬天穿格子衬衫，下半身永远是一条泛白牛仔裤和一双球鞋的季云，为什么要收留这些凄惨少女和创立射手座？

只有她自己知道，她在这身轻便的外表下，有一颗破了洞的心；她就像个蛰伏的猎人，随时准备向她的敌人射出致命的一箭……

# 1

“大事不好了！”射手座的总管，李文文气喘吁吁地跑来。

“都是你，害我这一杆打歪了！”季云一脸的懊恼。

“嘿嘿，你准备掏钱吧！”男子弯下腰，正要瞄准出杆，母球突然被拿走。

季云紧握着硬如石头的母球，气得像是想捏碎它似的，“这一杆必须重来。”

“愿赌服输，咳咳……”男子抬起身，“这是规矩。”

“季云，算了，把钱给他；我们快走。”李文文哀求道。

“还没打完，你这只病猫未必能吃完这一局。”季云心有不甘。

李文文急切地说：“是新来的小芬，我看到她和中年男子走进宾馆。”

“拿去，给你买药吃。”季云愤愤扔下一千块。

男子咳声加剧，苍白的脸色瞬间涨红，仿佛要从喉咙里咳出肺般，吓死人了。

这时季云连忙闪到一边，别过脸，催促着李文文快点收拾球杆，免得被传染咳嗽。

在这间烟雾弥漫的撞球间，与其吸二手烟，不如自己抽烟；残害别人的健康，总比危害自己来得好——这是她个人的独到见解。

看着李文文背上撞球袋，两人随即头也不回地离开撞球间，一点也不在乎男子的死活。

两人跳上摩托车，照着李文文指示的地点，来到了肮脏的小宾馆。

一开始，老板娘当然不愿意让她们乱闯，以免破坏客人的“性”致。

“你是便衣女警吗？”老板娘边打量着她边问。

“我是谁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犯法。”季云指出。

“笑话！我正大光明，堂堂正正，安分守己地做生意……”

“你想被吊销营业牌照吗？”季云大吼，打断老板娘的拖延战术。

“我可不是被唬大的！”老板娘两道有如弯月的细眉，就像镰刀般锋利无比。

季云不想再浪费一滴口水，直截了当地命令李文文：“文文，立刻报警。”

“那最好不过了，我正打算要向警察投诉你骚扰。”老板娘有恃无恐地反咬一口。

这个老板娘简直像回锅再炸了数百遍的老油条，对付起来十分棘手。

但，季云绝对不是好惹的！

季云不慌不忙地说：“顺便通知公安局，说老板娘包庇未成年少女卖淫。”

“哪有未成年少女进来？我没看见。”老板娘疾声否认，根本是睁着眼睛说瞎话。

李文文拿出随身携带的照片簿，“就是她，你敢说你没见过她？”

“她化浓妆，完全看不出她未成年。”老板娘马上见风转舵。

“她现在在几号房？”季云拍着柜台。

“三〇五号房。”老板娘低声下气。

季云颐指气使地说：“还不快把钥匙拿出来！”

“是，射手座。”其实老板娘对她的大名可是早有耳闻。

来到三〇五号房的门外，身为射手座总管的李文文，动作熟练地从皮包里取出相机。

说起来，李文文是跟随季云时间最长，也是最值得信赖的手下，她的职责不仅是确实掌握每个少女的行踪，还要负责收房租、做账和打杂，算得上是全能总管。

但是在季云身边这么久，她还是只知道要把收好的房租交到季云手上，接下来就一概不知了。

在她眼中，季云就像元宵节的灯谜，看似简单，但却给人很不真实的感觉。

她跟在季云身边的日子里，不止一次看到季云的双眼饱含感情，却又异常悲伤……是什么样的过去，使她只字



不提？

在射手座进进出出的少女当中，季云宛若钻石，兼具美丽和坚强。可是她对自己的外表显得毫不在意，也不注重打扮，削得薄薄的头发，总是穿着宽大的衣服，俨然像个小男生，似乎有意掩藏她耀眼动人的一面。

谁才能走进她心里，将她心里的枷锁打开？这是李文文最想知道的。

“底片够不够？”季云把钥匙插入孔里，回过头看她，打断她的思路。

“够拍 A 片。”李文文办事果然让人放心，在来这里以前就装好全新的底片。

“我可不希望长针眼！”季云打开门，晦暗的房里立刻“啪啪”响起快门声，闪光如电。

小芬瑟缩在被子里，中年男子光着身坐在床上。

“你们想干什么？”

季云见状松了一口气，“举发你，让你去吃免钱饭。”幸好还没发生。

“喝！我懂了，这是仙人跳。”中年男子恼羞成怒。

“你错了，这叫老婆跳……”季云的话被打断。

“该死的，你们不怕老子反告你们勒索吗？”中年男子虚张声势。

“哈！谁稀罕你的臭钱！”季云才不会笨到知法犯法，去吃牢饭。

“你不要钱，那你要什么？”

“你等着回家看你老婆气得跳脚吧！”季云解释她的

目的只限于告知他的老婆。

中年男子突然跪地哀求道：“求求你放我一马，我老婆知道会拿菜刀杀了我。”

“如果你真的知错肯改，就立刻写下切结书。”季云网开一面。



“小芬，你知道自己错了吗？”走出宾馆，阳光刺眼。

“下次不敢……不，我保证不会有下次。”小芬泣不成声。

“不准哭！”季云一脸严肃和生气，“我说过，眼泪要用在哪里？”

“英俊多金的男人身上。”拜金主义是射手座的规定，这点令人难以置信。

“没错，眼泪是软化男人最好的武器。”对她立下的规定，季云从不作解释。

小芬似懂非懂，佯装很懂地点头，“我会铭记在心。”

“季云，你在看什么？”李文文发现异状。

“你送小芬回去，我有很重要的事要办。”季云急急忙忙跳上摩托车。

眼看季云尾随着一辆保时捷跑车，飞快地消失踪影，李文文发现自己越来越不了解她了。

这是她第一次看到季云眼中燃着火焰，跟在撞球间、保龄球馆和游戏场看到猎物时，所燃起的小火苗截然不同，仿佛是看到了天大的猎物般，令她斗志旺盛。

说不出来为什么，她感到不安，非常的不安。



眼看着保时捷跑车在路边停下，季云立刻放慢车速。但是，就在驾驶座车门打开的一瞬间，她突然对准车门，加速冲了过去。

“砰”地一声，她整个人从摩托车上弹了起来，然后重重地摔在地上。

厚重的安全帽保护住她的头部，在一群人蜂拥而上以前，她赶紧解开帽带，让安全帽滚落到保时捷车体下。

“小姐，你有没有受伤？”一双昂贵的麂皮鞋出现在她眼前。

“我头好痛，全身也好痛。”季云轻声低吟，完全没有平常说话的狠劲。

“你千万别乱动，救护车马上就过来。”穿着麂皮鞋的男子蹲下身，安抚她。

“你是谁？”季云睁大双眼，眼中有演技精湛的困惑。

男子担忧地问：“小姐；我是撞到你的人，你不记得了吗？”

“我什么都想不起来，连我自己是谁都忘了！”季云

恍如坠入五里雾中。

男子条理分明，不疾不徐地问：“你有没有带驾照？或是其它证件？”

“不知道……”季云试着抬手，却表现出手有千斤重似的，抬都抬不起来。

“这位太太，可不可以麻烦你摸摸看她的口袋？”男子转向围观的女士请求帮忙。

女士搜遍她口袋后说：“除了这几张百元钞票，其它什么也没有。”

“至伦，乱哄哄的，发生什么事了？”一位富家千金窜出。

两道充满不屑的眼神，像闪电般击中躺在地上的季云，但季云却视而不见。

她认识她，也认识他，不过他们并不认识她。

她总是在远处或暗处观察他们，就像猎人在观察猎物的习性，不到最佳时机以前，猎人会按兵不动，耐心等待，但手中的弓却随时拉满，箭在弦上，保持着一触即发的姿势。

富家千金叫徐媛美，但长相一点也不美，脸上总是化着浓浓的妆，身上的味道也很香；而麝鞋男子叫杜至伦，是个电子新贵。

两人的母亲是从小到大的同学，致力撮合他们俩，好让彼此的关系亲上加亲，只不过落花有意，流水无情。

“我不小心撞到这位小姐。”杜至伦一脸懊悔的歉意。

“不，应该说是她撞到你的车门才对！”从人群中杀出程咬金。

徐媛美一口咬定地说：“我懂了，她是看中你开的车，故意想要狮子大开口。”

“你没亲眼看见意外发生的经过，别乱说话。”杜至伦厉声制止。

“是目击证人说的。”徐媛美一脸委屈，噘着嘴嘟嘟囔囔。

“没人会拿自己的命当赌注。”杜至伦深信不疑。

这个杜至伦，光听他说话，就知道他有一颗善良的心；虽然他比她大五岁，但人生历练显然不如她。

她以射手座之名闯荡中部，跟角头老大喝茶，从人口贩子手中救少女，不论是什么龙蛇混杂的场面她都见过，这也才造就出今天的她——以当个令人不寒而栗的坏女人为荣。

“就是有人要钱不要命！”徐媛美恶毒地指出。

杜至伦拉长了脸，“够了！媛美！把你的嘴巴闭紧！”

“你为什么处处维护她？”徐媛美遇到情敌似的提高警觉。

“我闯下大祸，我对她有责任。”杜至伦的善良，正是他的弱点。

“你要多少钱才肯善罢甘休？”徐媛美从皮包里掏出一支票簿。

“我的头痛得快要爆掉了！”季云的脸痛苦地扭曲，

演得多好哇！

救护车的鸣笛声，从远而近地传过来，她赶紧眼睛一闭，佯装昏过去。

感觉到自己被抬到担架上，感觉到被抬进救护车里，感觉到手臂被针头扎进去，感觉到有一只手一直紧握着她的手……她像个被照顾得无微不至的婴儿，迷迷糊糊地、安安稳稳地进入梦乡。



一连串的检查终于结束，此刻她正躺在病床上，而且还是单人房。

空气中，没有廉价刺鼻的消毒水味，而是散发着香水百合的芬芳。

她保持着假寐的样子，竖起耳朵，集中精神，聆听他和医生的小声对谈。

“医生，她的情况如何？”杜至伦的声音温柔中带着淡淡的焦急，这个傻瓜。

“除了皮肉伤之外，其它地方并无异状。”医生职业化的语调平稳。

杜至伦仍不放心，继续追问：“她的头呢？有没有照X光？或是做计算机断层扫描？”

“该做的检查都做了，她的头跟正常人并无不同。”医生是有什么说什么。

“可是她连自己的名字都不记得了。”杜至伦忧心忡

忡。

“有可能是因为惊吓过度，引起暂时性失忆。”医生指出。

杜至伦充满同情地问：“要多久才会恢复记忆？”

医生爱莫能助地耸耸肩，“这个无法判断。”

杜至伦突然灵机一动，“看来，我得赶快去登寻人启事。”

“最好如此，见到她的亲戚朋友，或许就能唤醒她的记忆。”



“登报登了三天，怎么一点消息也没有？”徐媛美假好心地来探病。

“我想，她很有可能是个孤儿。”杜至伦不遗余力地找理由。

“就算她是孤儿，至少也该有几个朋友。”徐媛美冷哼。

双眼空洞无神的季云看着他们，仿佛他们在谈论的人与她毫无关系。

以她的聪明，当然早就做好打预防针的措施。

趁着他熟睡时，像长了猫掌的双脚，没发出一丝声音地走到长廊的尽头，打了个电话嘱咐文文，通知所有认识射手座的人不许出面，要是有人胆敢背叛或是违反命令，她绝不轻饶。

玉臂交叉枕在脑后，以一副高枕无忧的姿势赖在病床上。

杜至伦想了一下说：“或许她是刚从国外回来，还没交到朋友。”

“我总觉得，她这个人假假的。”徐媛美打量着一副白痴相的季云。

“我打算照顾她，直到她想起自己是谁。”杜至伦真是伟大得不可救药。

“难道你想接她回你家？”徐媛美仿佛被雷击般全身僵硬。

“没错，我就是这么想。”杜至伦坚定而用力地点头。

“我不答应。”徐媛美气急败坏，高跟鞋像在剁菜似的踩着地板。

杜至伦没好气地说：“又不是接到你家住，你没资格说不。”

“我宁愿她住我家。”徐媛美决心牺牲，接下烫手山芋。

“她是我的责任，不是你的。”杜至伦强调。

向来不把喜怒哀乐挂在脸上的季云，此刻暗爽在心里。

她不是生下来就这样，严格来说，她是看人看时机做表情。

准确地掌握脸部每一根神经，是她多年来，在镜子前自我反复练习，努力得来的成果；不管是天真女孩，还是



粗俗泼妇，甚至邪恶坏女人，她都能拿捏得恰如其分，丝毫不差。

惟一她还没使用的表情，就是美丽可人。

没错，她很清楚自己的外貌，细挺的鼻梁、白皙的肌肤、红艳的樱唇，再加上凹凸玲珑的身材、纤细的手指、修长的双腿，令男人见了又爱又怜，女人见了又羡又妒。

如果可能的话，她会不惜小指一勾——色诱杜至伦！现在，扮善良的时机到了。

“求求你们，别为我而伤了和气。”

“哼！好个猫哭耗子！”徐媛美嗤之以鼻。

“你有点同情心，行不行？”杜至伦眉头一皱，对她们态度有如天壤之别。

“你别骂她……”季云故意求情，无异是火上加油。

“你听听，她多善良！”杜至伦感动莫名。

“知人，知面，不知心。”徐媛美一个字咬着一个字说。

杜至伦像头被激怒的狮子，恶狠狠地瞪着她，“向她道歉！”

“不用了！”季云摇了摇手，乍看像在替徐媛美解围，其实是在替自己加分。

一股极度的怨恨，使徐媛美原本就不美的五官扭曲成一团发酵失败的肉包子。

她很了解至伦，他向来以公司为重，尽管身旁总是有蝴蝶般的美女围绕，但从没有一个像躺在病床上这个美女，那么高深莫测。

迷恋坏女人

love me | page 014

试读结束，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：[www.ertongbook.com](http://www.ertongbook.com)